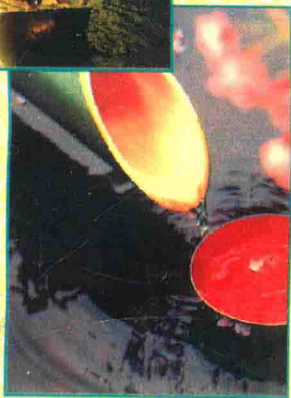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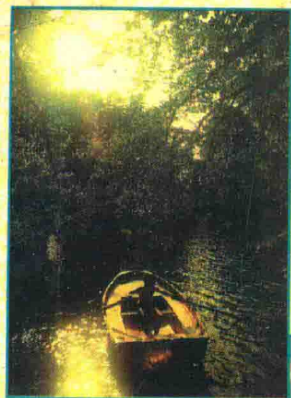


梁
凤
莲

感悟——季

花城出版社



感悟一季

梁凤莲 著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杜渐坤

封面设计：梁凤莲

感 悟 一 季

梁凤莲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广宁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9.375印张 1插页200,000字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60—1888—6

I·1635 定价：8.60元

目 录

序.....	杨千华 (1)
尺度与评判.....	(3)
从女性笔触谈起.....	(9)
精神世界的困窘.....	(14)
从文学批评的夤缘再论文学批评的意义.....	(22)
当代文学何以尚未出现伟大作家浅探.....	(26)
从马、恩的现实主义论看新时期文学流变的主潮.....	(40)
走向艺术的自觉.....	(50)
迂回的探索.....	(58)
情感与散文创作的关系.....	(61)
论散文的艺术生命.....	(65)
——抒情散文情思美质初探.....	(65)
从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看艺术构思的生成...	(128)
论《日出》与《樱桃园》的象征诗蕴.....	(138)
试论蔡辛诗画论与文学创作之缘.....	(153)
《红楼梦》中四个人物的美学意义.....	(160)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	(172)
评张洁、张辛欣几部小说女性形象的自主意识	(185)
王蒙新时期小说语言初探	(206)
从杨羽仪的散文谈作家的人格力量	(231)
在新变与完美之间	(240)
读《一千万孤独的灵魂》有感	(249)
论《花瓶》中处理花瓶的艺术	(254)
忠扬创作纵横谈	(258)
东瑞随笔片论	(266)
《梦回情天》的审美启迪	(271)
感觉的智慧	(279)
读组诗《流浪》偶拾	(284)
浅论萨特存在主义的正负影响	(287)
后记	(296)

序

杨 千 华

这是青年作家梁凤莲的又一部著作。我可以很负责地说，这是一部值得花费时光的书。

我知道梁凤莲的名字，是在好几年前，读到她在一家大报上的系列散文后。后来，在广东文学讲习所，我们见面了。不久，她送给我两本散文集，叫做《雨丝丝》和《偿愿》，我喜欢她这两本书。

梁凤莲的散文，跟流泛已久的规范写法不一样。极随意的写来，不编造，不矫饰，不刻意思辩，不故作悟道。喜不勉为喜，愁不强扮愁。读她的散文，如观小童在独自玩耍，独自语言，忽行忽止，忽喜忽恼，充满意趣，雅态可掬。这样的散文，才叫散文呢。

现在这本《感悟一季》，并不是散文。我想说的是，她是真正投入文学的。在她生活和工作的都市，现在已经很商业化，原先搞文学的不少人，化得眉精眼直起来。而她仍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文学迷得入神入心。一边创作实践，一边研究学问，实在使人肃然起敬。某次，她的同学跟我谈起她，是长长叹了一口气的。文学那样折磨人，又不赚

钱，何苦呢？

梁凤莲傻乎乎地说，是为了一种精神真的无法割舍。我想，凭着这一点，她就无论写什么，都有自己的真性情，内心语。这样的书不为稻粱谋，不为仕途计，所以值得信赖，值得读。我读了好些篇章，感觉上跟读她的散文一样，别样清新有趣。

也似乎不必去计较，她的感悟和观点都很准确，很精都当和成熟。这有什么要紧呢？要紧的是真诚。我很赞同筱敏的见解：贵在稚拙和成熟之间。做学问也要做出本色才好。既然因了遗憾才诞生了文学艺术，而文学艺术又永远都有遗憾，我们就应该拥有宽容的襟怀。小孩子喜欢纸船，童心期望它驶到彼岸，倘给他一艘真船，诗意定会顿失。如若他乐意在雨中淋个精湿，却硬给他打上雨伞，会是多么扫兴啊！

我实然想起了一个堂侄的故事。他小时让父亲打了一顿，哭得很伤心，很委屈，一边嘟哝道：“我也不打你，就你打我！”我们听了都大笑起来。他这样提出问题有道理吗？不正确。笑话吗？笑话！大人打小孩不是公平买卖。但过后我一思量，觉得这小家伙不成熟的质问，发自童心，就很有点文学。

可见葆有童心是幸福的。梁凤莲就葆有这样的童心。现在她悄悄长大了，有了丰富的阅历和学问，但还会为一个困惑、不平或是委屈，伤心地落泪，痛失地呜咽。她说她常常有活得很累的感觉。幸而她能一头扎进文学的园子里，缤纷的精神使一切烦恼不知所踪。我想，现在也不不少人呵欠连连，无精打采，也老说活得很累，他怎么不学学梁凤莲，也到文学的季节中去？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广州

尺度与评判

现时的社会运作已经有着较为明显的物化倾向了。故此，人必然感受或承受着物化的挤压，诸如赚钱，炒股，以金钱易各种东西，这样的敏感滋生出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心态，对物攫夺与占有的欲望愈益强烈，从而导致对生存价值或人生价值取舍尺度的位移。在都市的尘俗喧嚣中，不期然就流行着一种评判，即人的能力与价值大小是以其拥有多少金钱或物质来衡定的。物化趋势的迅猛及对其不断的认同，因而精神追求不可能再强悍，现世人生逼使很多形而上的探索萎缩、压抑或者失落，充斥生活进程的最大主题，一变为如何面对物化，无论主动或被动与否，物化本身正逐渐使人的内在与外在需求成为物化的附庸，从而走向两方极端，或是成为物化的奴隶，或是因物化而变异。不管这会否成为历史推演的一种过往，但人面对物化必然敏感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且，就我国的国情而言，这样的敏感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历史成因与精神阴影。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普遍的物欲曾一度受到人为的压制与灭绝，物欲的逆反与精神的逆反几

乎绞结为推段人生与社会的破坏力。于是，被压制与被剥夺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压抑越强反弹越严重。故此，一旦缓解开禁，对物欲的追求就几近病态和疯狂，烧钞票玩豪赌，海吃滥喝、声色犬马，演化成一场饥不择食的补偿便不足为奇了。

在这样一种典型都市化的社会气候下，开放，不再拘禁，放纵自己被移植为言行的标举。欲念的肆虐与泛滥，辐射到文化领域与精神领域，则演变为五花八门的怀疑与否定、尝试与探索、虚无与幻灭等多种情状。物化的直接挤压更多地成为欲念的逼迫与赤裸裸的诱惑所替代，进而消费文化大行其道，对人生的探索、思考，对信念的礼拜与尊崇已为急功近利、刺激享乐所排挤。多年来，在命名为革命利益之下潜藏的人性本质的需求，一直如平静海面下涌动的暗流，此时这种暗流已经波涛翻滚了，何况还有外来风推波助澜。于是禁忌与闸门不再存在，这就意味着变异与更新开始成为主角，在这种方兴未艾之下，明显存在着亦是亦非，亦正常发展，亦逾规越矩的隐忧与困扰。

此时文学已不再具有君临一切的优势，其发展变化不外乎以自身的方式解说着社会的演变，面对物化的挤压与欲念的骚动，同样呈现出相当大的摆幅，留下了迴环曲折的痕迹。早在新时期文学伊始，已经开始标榜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应回归其本来面目，于是对人性的探求，对现实的解剖亦不断渐进层深，似乎现世人生有了何种展开，文学创作便有同步的展示。无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创作格律有否得到认可，但文学创作运程的曲折时常就是生活潮流的翻版。具体到人性方面的情欲性爱主题，文学的一波三折可说

是现世人生的最好注释。从视人为革命利益的工具到承认其丰富的情感世界，从爱情万岁的彰扬到性爱无罪的呼声，从闭锁的伦理道德规范到开放超前的孟浪，随之附生的情人现象、试婚同居、卖淫嫖娼等等，对此已不必惊诧，如同不必惊诧性咨询以电波传播，性用品商店开张大吉一样，从禁锢归复宽松，作为一个健康正常发展的社会，当以珍视人的需求与价值为终极目的，这已经作为情爱主题意义下的一面旗帜了。姑且勿论这其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具体就文学而言，早在好几年前，当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首发先声，描画了情感的真实与份量，自此文学已不再回避情爱这一创作主题，并作为透视社会发展与人的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继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为侧重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变迁的本质所在，内中所探究的不仅仅是人既是社会性的，又是真实性，而且人与生存环境还存在着相适相辅、相逆相亡的关系，人性的压抑与闭锁、渲泄与导引，往往会产生两极的效应，要么是对自身社会的毁损与遗弃，要么就是振作与图强，而这一趋向则带着更多的挑战与考验。及至到了《这里没有桃源》、《梦浴》等作品（皆发表在《广州文艺》）对人性的展览所带有的思索与沉思，因其背景所渲染的时世色彩已经相对淡薄了，更多的是从原欲的角度，去反映当今的情感性爱意识不再受困时所呈现的状貌。生存环境的变更，加之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人性必然是最大的刺激，而且在这一区域，即便文学创作，同样带有开禁、尝试、创新的色彩。先前是无英雄无主题的极端，一晃荡便失去重心，倾斜到无性爱便无小说的极端。于是好几年后，物化趋势附生的欲念，使得不少影

视歌画无不情欲泛滥，黄色文化与地摊文化以人性的本原为幌子大造声色，似乎时势的发展必然造成情欲的亢奋。即使冠之以纯粹的文学创作，亦都争相以情欲问题为重要的聚焦，不再是作为艺术创作中最好的辅垫与真实的说明，动辄便是赤裸裸的渲染与展览，似乎缺此不能说明更多的人生或更彻底的人的意义，似乎所反映的生活则不够原汁原味了。甚至在去年隆重推出的小说《废都》，亦因此而引起了争议，因其中大量的性爱描写，使得阅读焦点与评论焦点不断产生位移，且小说的份量亦多少受到影响。这样的现象与势头不能不令人焦急、引人深思。在笔者编辑《广州文艺》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先后审读过好几篇这样的小说，对同性恋、婚外恋，甚至少年的性冲动与手淫，都进行大量的具体的描写，且认为如此作法才更真实地反映现实、揭示人的本质，却不问这样的描述有否背离人的正常生存情状，有否游离于故事发展的根本走向，有否削弱削减除性欲外，人物的丰富与真实。而且，这样的小说作法又远未及劳伦斯小说中所营造的氛围与渗润在行文中的虔诚，难免流于猥琐、低俗，其遗憾与缺憾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如此一种社会趋势，先前视作洪水猛兽的情爱性欲如今却趋之若鹜，如此的一种文坛现象，多少需借助性爱描写而不能成全其人物展览，凡此种种情状，无疑掺杂着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与人的发展变化的复杂因素。设若就文学范畴加以探究，不妨作如下归结：其一，心态的扭曲带来了文化的扭曲。对人的正常需求的长期禁锢，人的心态与精神衡定在来势迅猛的物化潮流下必然脆薄，或是走极端或是变异，金钱与物欲的概念涵盖一切，精神信仰的模糊、文化发

展走向的飘摇，都处在一种历史的过往阶段。如果说，小说创作滑落无性无欲无法成章的怪圈，是一种文学对现世人性透视的初级阶段，其尝试与探索还不足以把握到现代社会人性的本质和内核，那么唯有借助历史的筛选与时间的沉淀来期待横空出世的作品了。面对物化而有坚强的神经，文化的发展不受物化的掣肘，如此文学创作的远虑近忧才会有所廓清吧。其二，社会心态对消费文化的媚俗强加于文学的物化，相悖于国家兴亡之际需要彰扬民族大义与精神，都市化经济发展则倾向于现世享乐，内容与实质已不再那么重要，所以歌星大红大紫，消费文化大行其道，如同世界级明星麦当娜的表演充满性感诱惑，亦充满对传统与规范反叛一样，文学的媚俗则是对此的趋同，不过是定位的支点不同而已。

面对着这种在文坛上显现出来的大时代的投影，文学若仍然是文学，如何取舍？如何定性？则必须有其必要的评判与尺度，毕竟文学更多侧重的是精神的传达，是人物的塑造，是生活的反映，而不是作为欲念渲泄的载体。何况文学是形而上的产物，更为讲求审美尺度、张弛尺度、创作心态与人格尺度。侧重于情爱描写的小说前有来者，且不乏上品，如劳伦斯的小说，涉笔性爱是为了让人物性格凸现而进行渲染，细节描写充满了端庄的诗意而不是让文字弥漫充斥着肉欲。而且这关乎到作品的艺术整体性问题，逾规越矩不仅会背离创作初衷，处理不当还会降低作品的档次与格调，适得其反。说到底，尽管文学创作仅是作家直接或间接体验的反映，倘若创作是真诚的投入而不是敷衍，风格与人格直接对应，意味着创作心态与个人的整体涵养密切关联，故此人格的力量常常制约着作品质量的厚薄高低。所以，文学创

作总是离不开其审美的、艺术的、教化的问题，很多文学名著早已作了最好的注释。

社会越是进步，越是需要高雅的文化与品位，越是期待着一流的作家与作品。物化时代面对物欲的涌动，认真地活着是一种沉重；思考地活着更是一种沉重。能否以如此执着投入与侍俸文学，无疑亦是一场大浪淘沙了。

1994.2

从女性笔触谈起

时下有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女性似乎越来越成为生活的宠儿：诸如百业消费、拣工择业、观念言行、新闻热点，甚至有人论证，经济大潮之下，都市流行色中，已悄然出现女性文化。以此来整合马、恩大师曾预言的论断，女性的被重视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一说似乎并不牵强。而在文学创作中，那些被喻为具有女性笔触的作品则越来越多，诸如轻柔、细腻、秀美、情长、空灵之类，这是文学创作又一变化的一种兆头吗？为此，确实值得一论。

翻开文学辞典，女性笔触是否应列为一个词条，何为女性笔触，目前尚还空缺，虽然没有确凿定论，然而在众多的文学创作上，无疑又是一种确实的存在，关于女性笔触，大致有一个约略的认同：运笔婉约、流丽，格调委婉细腻，这在散文随笔这类体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女性作者顺乎本性驱遣，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笔行文中进行着这方面的侍俸，而且很多的男性作者亦扬弃着本性的拘限，遣词用句更为感性，铿锵铿锵、豪气奔放的文章在不少书报刊中相对少见

了，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或是现象，或是发展态势，或是技巧，不会是空谷传音，或是无媒之火，总是和社会大潮的导引有着或疏或密的关系。时下生活逐步安定，经济日渐繁荣，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文学的期待或曰消费，也逐步由愤世嫉俗、褒贬抑扬转变为怡情养性、消闲度逸了。由此，可以这么说，人们对文学态度的转变与女性笔触作品的众多出现，相互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刺激效应。

公允来说，这类作品因其悦和、随意、空灵、婉约，确实有其独标一格的品味，而且颇能迎合时尚，舞文弄墨者趋之若鹜的自然日众。何况，倘要达到文字上的俏雅媚丽，似模似样，似腔似调，倘下点功夫，似乎并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如同女性的扮靓化妆，若刻意用心，同样可以改头换面，至少可以耀人眼目一样，至于皮囊里面是什么货色，那又另当别论。那些被视作具有女性笔触的作品，具体框限在随笔散文范围的，除了文字的美丽摇曳外，还有没有别的更多的东西，亦即在这些迤丽飘逸中，有多少秤得起放得下的份量与情感，似乎可以大胆作下述设疑。

有没有毅力穿透文化。就创作主体而言，倘若没有参透创作背景的文化内涵，包括思维的模式、判断的取向，那么创作的浮光掠影极易流变为哗众取宠。此时作品的艺术效力，不是由主动的个人性格所决定，而是由被动的群体特点，即那种女性笔触的表象特征牵引着，这就难以避免浮泛、空洞、矫饰与肤浅。现时的文化状貌，因其裂变与革新组合的混杂，因而显得浮躁、零乱而没有聚合力，怎样沉稳起来，去探究生活的本质，这既需要一种坚定的信念与执着的信仰，也需要艺术的观察力与判辨眼光，不然这种女性笔触仅

成附丽在文章上的一件既不合体也非得体的时装，虽眼花缭乱，但并不能增添更多什么。把语言修葺得很象某种类型，不过是一种标识的面谱，并不能从本质上摆脱对客观的深入、对感情的探索的拘谨与小心翼翼，断难构成一种气势与强力。可见，语言的活力与内涵，不是受使用的语言归属何种体例所统领，而是受创作主体的人格内涵所决定的，只有作品里涵荡着真实的思想，才能包含着人格与个性力量，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魅力与色彩。

有没有耐力承受敏感。女性笔触，向以敏感细腻见长，对心态、对情感与意绪之类，都可以把外表的纤维肌理一一细述，当然这也可组成一道艺术的风光。问题的关键是，怎样避免因表浅的敏感而带来的飘忽，避免穿透力的疲弱，使对生活的反映能沉潜下来，去酿熟醇香的酒。有论者认为，女性笔触多是来自赶时髦的人力举，倘若过分地张扬女性笔触的阴柔，就会显出纤弱有余而厚重不足。值得一提的是，同样以女性笔触作品而著称文坛的萧红，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恒久的凄美的文学存在，就是因为有对人生、对生存的探索，而不仅仅是对心态的摩挲与对心绪的顾影自怜。

有没有魄力迎接变化。文思的变，内容的变，才情笔触的变，关键还是来自生活阅历的改变，一味地纤巧华美下去，女性笔触所触碰的视域层面，就会面临萎缩与狭隘的危机。面对生活的变化，并不需要追逐新潮，而是需要直面于因生活的碰撞而产生的心灵丰实，只有永远追踪探究存在之谜，女性笔触所具有的情感与份量才不至于在语言似曾相识的翻版中苍白而轻飘。

历来有“文章憎命达”一说，为什么悲剧总有一种强烈

的震撼效应，是因为静默与悲苦的黑洞里可以挖掘到思想的宝石，相对而言，张扬与矫饰的作品，容易误导一种模式，一旦陷入某一窠臼，细腻柔美就会成为无法与内容实质相粘连的包装了。这自然关乎到这类作品中有关质与格的首要问题，文学史上所擎举的散文随笔高峰，其中美的收获就在于有心灵的震撼，有对生存之谜、情感之谜、自然之谜的探索。徐志摩的秾丽华美，其笔触是十足的脂粉味，但因有着对人与自然谐和的深思，故对情感的解剖与反省别具一格。曾一度风靡文坛的何其芳，他纤秾哀婉的伤感与灰色，是以对生存之谜的探索作为底蕴的。至于朱自清，亦是因古道衷肠的人性展览而获得应有的文学地位与意义。艺术上的探索是需要投入与潜藏的，而不是浮光掠影和哗众取宠，有多少的深入与悟道，才会有多少的收获与辐射。

如同取名为“雪域魂”的西藏万里行的摄影展。因着作者所承受的肉体上的折磨与精神的震撼，使这些照片具有了一种特醇的意蕴，遭际是一种过往，有了对灵魂的触动，照片所包含的对生存之谜与人性的思索，才具有深邃的注释，凡是成为灵魂的东西，才不会轻飘如空气中的云烟，如果不具备生命哲学的个性，其消失只能是一种宿命。

可以这么认为，女性笔触是文学创作探索的一种收获。对此在创作中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女性笔触既然较多地反映在散文随笔上，就要避免成为粉饰，即要正视可能出现的这样一种危机，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存在的被遗忘”，也就是缩减或忽略了这种笔触的优势，而使其在生活世界，或确切地说在创作世界里黯淡了其光芒，既无法与生活中的常态心理共鸣，也无法在文学的殿堂中找到一种存